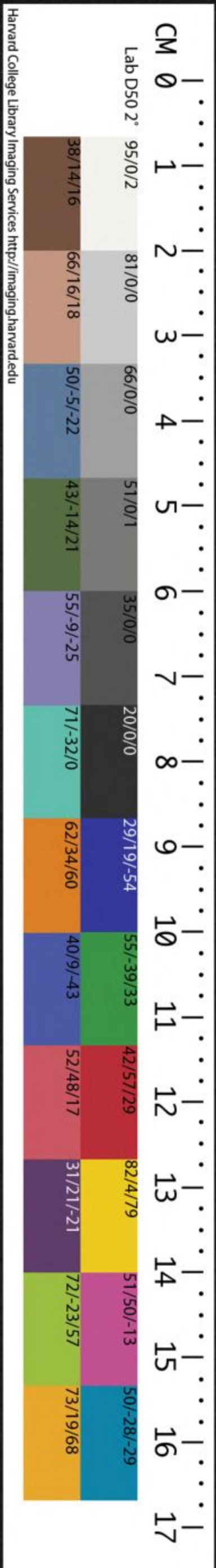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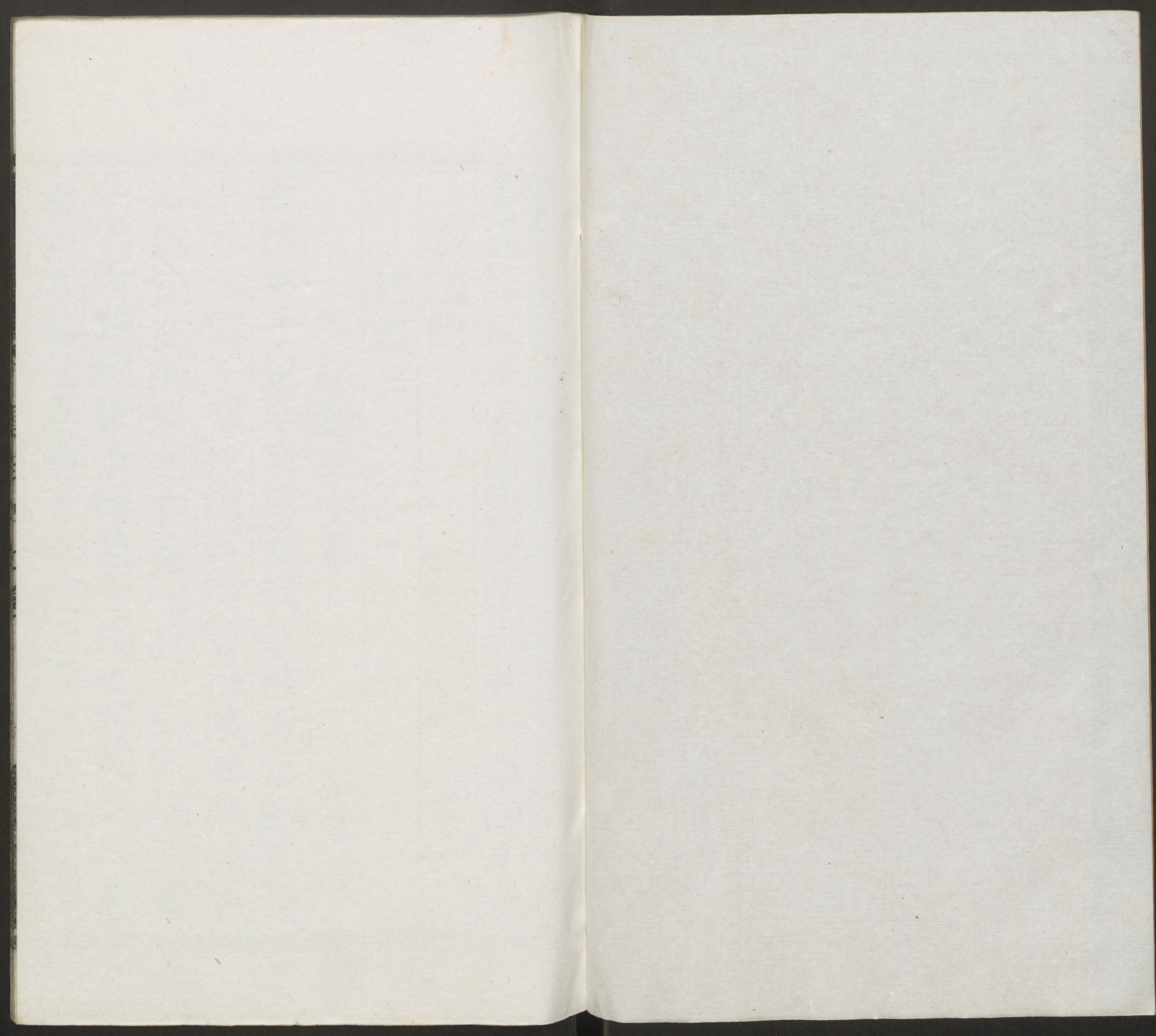
T4664.5/4836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8 1948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一百四十七

總議門

總議三

答詔條限十事

范仲淹

臣伏奉手詔今來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是

中外人望不次技擢韓琦暫往陝西范仲淹

富弼皆在兩地所宜盡心為國家諸事

明不得顧避兼章得象等用心憂國足得商

量如有言世急務可以施行者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一百四十七

總議門

總議三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富弼

答詔條陳十事

范仲淹

臣伏奉手詔今來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是  
中外人望不次拔擢韓琦暫往陝西范仲淹  
富弼皆在兩地所宜盡心爲國家諸事建  
明不得顧避兼章得象等用心憂國足得商  
量如有當世急務可以施行者並須條列聞



奏副朕拔擢之意者臣智不逮人術不通古  
豈足以奉大對然臣蒙 陛下不次之擢預  
聞政事又詔意丁寧臣戰汗惶怖曾不獲遜  
臣聞歷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禍亂必  
生何哉綱紀寢墮制度日削恩賞不節賦歛  
無度人情慘愁天禍暴起惟堯舜能通其變  
使民不倦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言  
天下之理有所窮塞則思變通之道既無變  
通則成長久之患我 國家革五代之亂富

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壅  
于下民困於外夷狄驕盛寇盜橫熾不可不  
更張以救之然則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  
其流必澄其源臣敢約前代帝王之道求今  
朝 祖宗之烈采其可行者條奏願 陛下  
順天下之心力行此事庶幾法制有立綱紀  
再振則宗社靈長天下蒙福一曰明黜陟臣  
觀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然堯舜之  
朝建官至少尚乃九載一遷必求成績而天



下大化百世之後仰爲帝範我祖宗朝文武百官皆無磨勘之例唯政能可旌者擢以不次無所稱者至老不遷故人自勵以求績效今文資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謂之磨勘不限內外不問勞逸賢不肖並進此豈堯舜黜陟幽明之意耶假如庶僚中有一賢於衆者理一郡縣領一務局思興利去害而稍有爲也衆皆指爲生事必嫉之沮之非之笑之稍有差失隨而擠陷故不肖者素餐尸

祿安然而莫有爲也雖愚暗鄙猥人莫齒之而三年一遷坐至卿監丞郎者歷歷皆是誰肯爲 陛下興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葺綱紀之壞哉利而不興則國虛病而不救則民怨弊而不去則小人得志壞而不葺則王者失權賢不肖渾淆請託僥倖遷易不已中外苟且百事隨廢生民久苦羣盜漸起勞 陛下盱眙之憂者豈非官失其政而致其危耶至若在京有司金穀浩斡權勢



子弟長爲占據有虛食廩祿待闕一二年者  
暨臨事局挾以勢力豈有恪恭其職使

祖宗根本之地綱紀日隳故在京官司有一  
負關則爭奪者數人其外任京朝官則有私  
待闕動踰歲時往往到職之初便該磨勘無  
一勤效例蒙遷改此則人人因循不復奮勵  
之由也臣請特降詔書今後兩地臣僚有大  
功大善則特加爵命無大功大善更不非時  
進秩其理狀循常而出者祇守本官不得更

帶美職應京朝官在臺省館閣職任在審刑  
大理寺開封兩赤縣國子監諸王府并因保  
舉及選差監在京重難庫務者並須在任三  
周年即與磨勘若因陳乞并於中書審官院  
願求在京差遣者與保舉選任不同並須幹  
當通計及五周年方得磨勘如此則權勢子  
弟肯就外任各知艱難亦有後來之人因此  
植立可以進用如今日已前受在京差遣已  
幹當者且依舊日年限磨勘其未曾交割幹



當却求外任者並聽其外任京朝官到職幹  
當及三年者與磨勘內前任幹當年月日其  
公程日限并非因陳乞而移任在道月日及  
陞朝官在京月日並令通計其遠官近地勞  
逸不同并在假待闕及公程及往滯或因公  
事非時移替在道月日委有司別行定奪聞  
奏如任內有私罪并公罪徒已上者至該磨  
勘日具情理輕重別取進止其庶寮中有高  
才異行多所薦論或異略嘉謀爲上信納者

自有特恩進改非磨勘之可滯也又外任善  
政著聞有補風化或累訟之獄能辨寃沉或  
五次推勘人無翻訟或勸課農桑大獲美利  
或京城庫務能革大弊惜費鉅萬者仰本轄  
保明聞奏下尚書省集議爲衆所許則列狀  
上聞並與改官不隔磨勘或有異同各以所  
執取旨出於聖斷仍請詔下審官院流內銓  
尚書考功應京朝官選人逐任得替明具較  
定考績結罪奏聞內有事狀猥濫并老疾愚



昧之人不堪理民者別取進止已上磨勘考績條件該說不盡者有司比類上聞如此則因循者拘考績之限特達者加不次之賞然後天下公家之利必興生民之病必救政事之弊必去綱紀之壞必葺人人自勸天下興治則前王之業祖宗之權復振於陛下之手矣其武臣磨勘年限委樞密院比附文資定奪聞奏二曰抑僥倖臣聞先王賞延于世諸侯有世子襲國公卿以德而任有襲爵

者春秋譏之及漢之公卿有封爵而歿立一子爲後者未聞餘子皆有爵命其次寵待大臣賜一子官者有之未聞每歲有自薦其子弟者祖宗之朝亦不過此自真宗皇帝以太平之樂與臣下共慶恩意漸廣大兩省至知雜御史以上每遇南郊并聖節各奏一充京官少卿監奏一子充試銜其正郎帶職負外郎并諸路提點刑獄以上差遣者每遇南郊奏一子充齋郎其大兩省等官既奏得



子充京官明異於庶僚大示區別復更每歲  
奏薦積成冗官假有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  
年者則一家兄弟子孫出京官二十人仍接  
次陞朝此濫進之樞極也今百姓貧困冗官  
至多授任既輕政事不舉俸祿既廣刻剝不  
暇審官院常患充塞無闕可補臣請特降詔  
書今後兩府并兩省官等遇大禮許奏一子  
充京官如奏弟姪骨肉即與試銜外每年聖  
節更不得陳乞如別有勲勞著聞中外非時

賜一子官者繫自聖恩其轉運使及邊任文  
臣初除授後合奏得子弟身事者並候到任  
三年無遺闕方許陳乞如二年內非次移改  
者即許通計三年陳乞三司副使知雜御史  
少卿監以上並同兩省遇大禮各奏薦子孫  
其正郎帶職員外郎并省府推判官外任提  
點刑獄以上遇大禮合該奏薦子孫者須是  
在任及二周年方得陳乞已上有該說不盡  
者委有司比類聞奏如此則內外朝臣各務



久於其職不爲苟且之政兼抑躁動之心亦  
免子弟充塞銓曹與寒峻爭路輕忽郡縣使  
生民受弊其武臣入邊上差遣并大禮合奏  
薦子弟者乞下樞密院詳定比類聞奏又  
國家開文館延天下英才使之直祕庭覽羣  
書以待顧問以養器業爲大用之備今乃登  
進士高第者一任纔罷不以能否例得召試  
而補之兩府兩省子弟親戚不以賢不肖輒  
自陳乞館閣職事者亦得進補 太宗皇帝

建崇文院祕閣自書碑文重天下賢才也  
陛下當思 祖宗之意不宜輕之臣請特降  
詔書今後進士三人內及第者一任迴日許  
進干教化經術文字十軸下兩制看詳作五  
等品第中第一第二等者即賜召試試又優  
等即補館閣職事兩府兩省子弟並不得陳  
乞館閣職事及讀書之類御史臺畫時彈劾  
并諫院論奏如館閣關人即委兩地舉文有  
古道才堪大用之士連名同舉并兩制列書



表章 稱薦以充其職如此則館閣職事  
更不輕授足以起朝廷之風采紹 祖宗之  
本意副 陛下遴選矣三曰精貢舉臣謹按  
周禮鄉大夫之職各教其所治三年一大比  
考其德行道藝乃獻賢能之書于王賢謂有  
德行能謂有道藝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天  
府大廟之寶藏也蓋言王者舉賢能所以上  
安宗社故拜受其名藏于廟中以重其事也  
鄉大夫之職廢既久矣今諸道學校如得名

師尚可教人六經傳治人道而國家乃專以  
辭賦取進士以墨義取諸科士皆捨大方而  
趨小道雖濟濟盈庭求有才有識之者十無  
一二况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將何以救之乎  
教以經濟之業取以經濟之才庶可救其不  
逮或謂救弊之術無乃後時臣謂四海尚全  
朝謀而夕行庶乎可濟安得晏然不救坐俟  
其亂哉臣請諸路州郡有學校處奏舉通經  
有道之士專於教授務在興行其取士之科



即依賈昌朝等起請進士先策論而後詩賦  
諸科墨義之外更通經旨使人不專辭藻必  
明理道則天下講學必興浮薄知勸此最爲  
至要內歐陽脩蔡襄更乞逐場去留貴文卷  
少而考較精臣謂盡令逐場去留則恐舊人  
扞格不能創習策論亦不能旋通經旨皆憂  
弃遺別無進路臣請進士舊人二舉已上者  
先策論而後詩賦許將三場文卷通考互取  
其長兩舉者皆是少年足以進學請逐場去

留諸科中有通經旨者至終場別問經旨十  
道如不能命辭而對則於知舉官負前講說  
亡通者爲合格不會經旨者三舉已上即逐  
場所對墨義依自來通粗施行兩舉初舉者  
至於終場日須八通者爲合格又外郡解發  
進士諸科人本鄉舉里選之式必先考其履  
行然後取以藝業今乃不求履行唯有詞藻  
墨義取之加用封彌不見姓字實非鄉里舉  
選之本意也又南省考試舉人一場試賦一



場試策人皆精意盡其所能復考較日久實少舛謬及御試之日詩賦文論共爲一場既聲病所拘意思不遠或音韻中一字有差雖生乎苦辛即時擯逐如音韻不失雖未學淺近俯拾科級既鄉舉之處不考履行又御試之日更拘聲病以此士之進退多言命運而不言行業明君在上固當使人以行業而進而乃言命運者是善惡不卞而歸諸天也豈國家之美事哉臣請重定外郡發解條約須

是履行無惡藝業及等者方得解薦更不封彌試卷其南省考試之人已經本鄉詢考履行却須封彌試卷精考藝業定奪等第進入御前選官增考重定等第訖然後開看南省所定等第內合同姓名偶有高下者更不移改若等第不同者人數少却加封彌更宣兩地參較然後御前放榜此爲至堂內三人已上即於高等人中選擇聖意取放其考較進士以策論高詞賦次者爲優等策論平詞



賦優者爲次等諸科經旨通者爲優等墨義  
通者爲次等已上進士諸科並以優等及第  
者放選法官次等者守本科選限自唐以來  
及第人皆守選限 國家以收復諸國郡邑  
乏官其新及第人權與放選法官今來選人  
壅塞宜有改革又足以勸學使其知聖人治  
身之道則 國家得人百姓受賜四曰擇官  
長臣聞先王建侯以共理天下今之刺史縣  
令即古之諸侯一方舒慘百姓休戚實係其

人故歷代盛明之時必重此任今乃不問賢  
愚不較能否累以資考陞爲方面懦弱者不  
能檢束得以蠹民強幹者唯是近名率多害  
物邦家之本由此凋殘朝廷雖至憂勤天下  
何以蘇息其轉運使并提點刑獄按察列城  
當得賢於衆者臣請特降詔書委中書樞密  
院且各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共十大藩知  
州十人委兩制共舉知州十人三司副使判  
官同舉知州五人御史臺中丞知雜三院共



舉知州五人開封知府推官共舉知州五人  
逐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各同舉知州五人知  
縣縣令共十人逐州知州通判同舉知縣縣  
令共二人得前件所舉主多者先次差補仍  
指揮審官院流內銓今日以後所差知州知  
縣縣令並具合入人歷任功過舉主人數聞  
奏委中書看詳委得允當然後引對如此舉  
擇則諸道官吏庶幾得人爲陛下愛惜百  
姓均其徭役寬其賦歛各獲安寧不召禍亂

天下幸甚五曰均公田臣聞易曰天地養萬  
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此言聖人養民之時  
必先養賢養賢之方必先厚祿祿厚然後可  
以責廉隅安職業也皇朝之初丞五代亂離  
之後民庶凋弊時物至賤暨諸國收復天下  
郡縣之官少人除補至有經五七年不替罷  
者或纔罷去便入見闕當物價至賤之時俸  
祿不輟士人之家無不自足咸平已後民庶  
漸繁時物遂貴入仕門多得官者衆至有替



後守選丁二年又授官待闕一二年者在天下物貴之後而俸祿不繼士人家鮮不窮窘男不得婚女不得嫁喪不得葬者比比有之復於守選待闕之日衣食不足借貸以苟朝夕到官之後至有冒法受贓賒貸度日或不恥賈販與民爭利既爲負罪之人不守名節吏有姦賊而不敢發民有豪猾而不敢制奸吏豪民得以侵暴於是貧弱百姓理不得直冤不得訴徭役不均刑罰不正比屋受弊無

可柰何由乎制祿之方有所未至 眞宗皇帝思深遠慮復前代職田之制使中常之士自可守節婚嫁以時喪葬以禮皆國恩也能守節者始可制姦賊之吏鎮豪猾之人法乃不私民則無枉近日屢有臣寮乞罷職田以其有不均之謗有侵民之害臣謂職田本欲養賢緣而侵民者有矣比之衣食不足壞其名節不能奉法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衆怨思亂而天下受弊豈止職田之害耶又自古常



患百官重內而輕外唐外官月俸尤更豐足  
簿尉俸錢尚二十貫今窘於財用未暇增復  
臣請兩地同議外官職田有不均者均之有  
未給者給之使其衣食得足婚嫁喪葬之禮  
不廢然後可以責其廉節督其善政有不法  
者可廢可誅且使英俊之流樂於爲郡邑之  
任則百姓受賜又將來升擢多得曾經郡縣  
之人深悉民隱亦致化之本也惟 聖慈深  
察天下幸甚六曰厚農桑臣觀書曰德惟善

政政在養民此言聖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  
之要惟在養民養民之政必先務農農政旣  
脩則衣食足衣食足則愛膚體愛膚體則畏  
刑罰畏刑罰則盜寇息禍亂不興是聖人之  
德發於善政天下之化起於農桑故詩有七  
月之篇陳王業也今國家不務農桑粟帛常  
貴江浙諸路歲糴米六百萬石其所糴之價  
與輦運之費每歲共用錢三百餘萬貫文又  
貧弱之民困于賦斂歲伐桑棗鬻而爲薪勸



課方之有名無實故粟帛常貴府庫日虛此而不謀將何以濟臣於天下農利之中粗舉二三以言之且如五代羣雄爭霸之時本國歲飢則乞糴於隣國故各興農利自至豐足江南舊有圩田每一圩方數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潦不及爲農美利又浙西地卑常苦水沴雖有溝河可以通海唯時開導則潮泥不得而埋之雖有堤可塘以

禦患唯時修固則無摧壞臣知蘇州日點檢簿書一州之目田係出稅者三萬四千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至三石計出米七百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乃一州所出臣詢訪高年則云曩時兩浙未歸朝廷蘇州有營田軍四都共七八千人專爲田事導河築堤以減水患于時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碩自皇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於農政



不復脩舉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墮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文足至一貫文省比於當時其貴十倍而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虛矣又京西路有卑濕積潦之地旱年國家特令開渠決之開決之後水患大減令罷役數年久已堙塞復將為患臣請每歲之秋降敕下諸路轉運司令轄下州軍吏民各言農桑之間可興之利可去之害或合開河渠或築堤堰陂塘之類並委本州

軍選官計定工料每歲於二月間興役半月而罷仍具工績聞奏如此不絕數年之間農利大興下少飢歲上無貴糶則東南歲糶輦運之費大可減省勸課之法宜選官討論古制取其簡約易從之術頒賜諸路轉運使及面賜一本付新授知州知縣縣令等此養民之政富國之本也七曰修武備臣聞古者天子六軍以寧邦國唐初京師置十六軍將官屬亦六軍之義也諸道則開拆衝果毅五



百七十四府以儲兵伍每歲三時耕稼一時習武自正觀至於開元百三十年戎臣兵伍無一送亂至開元末聽匪人之言遂罷府兵唐衰兵伍皆市井之徒無禮義之教無忠信之心驕蹇凶逆至於喪亡我祖宗以來罷諸侯權聚兵京師衣糧賜賞豐足經八十年矣雖已因生靈虛府庫而難於改作者所以重京師也今北疆爲梗邊備未撤京師衛兵又多遠戍或有倉卒輩穀無備此大可憂也

遠戍者防邊陲之患或緩急抽還則外禦不嚴戎狄進奔使不直趨關輔新招者聚市井之輩而輕囂易動或財力一屈請給不充則必散爲羣盜今生民已困無可誅求或連年凶飢將何以濟贍軍之策可不預圖若因循過時臣恐急難之地際宗社可憂臣請密委南有無闕數如六軍未整須議置兵則約唐之法先於畿內并近輔州府召募強壯之人充京畿衛士得五萬人以助正兵足爲疆盛防三時務農大省給贍之費一時教戰自可防虞外患其召募之法并將校次第並先密切定奪聞奏此實盡兵節財之要也



輔召募衛兵已成次第然後諸道效此漸可  
施行惟聖慈留意八日減徭役臣聞漢光  
武建武六年六月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  
人也今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令  
司隸州牧各實所部又觀西京圖經唐會昌  
中河南府有戶一十九萬四千九百戶置  
二十縣今河南府一十九萬七千九百戶  
戶仍置一十九縣主客戶七萬五千九百  
五千二百一十九縣主客戶七萬五千九  
縣三等而堪役者不過百家而所供役人不  
下二百數新舊循環非無寡孤獨不能無役  
西路之民最為窮困臣請因後漢故事遣使  
先往西京并諸邑為十縣其所廢之邑並改  
為鎮令本路舉文資一人除歸農外有願居公  
兼煙火公事所廢公人除歸農外有願居公  
門者送所存邑中役人却可減省歸農則兩  
之邑其所存邑中役人却可減省歸農則兩

不失所候西京併省稍成倫序則行於大名  
府然後遣使諸道依此施行仍先指揮諸道  
防團州已下有使州兩院者皆為一院公人  
願去者各放歸農職官廳可給本城兵士七  
人至十人替人力歸農其鄉村耆保地里近  
者亦令併合能併一保亦減役十餘戶但少  
徭役人自耕作可期富庶九日覃恩信臣切  
覩國家三年一郊天子齋戒袞冕謁見宗廟  
乃覲上帝大禮既成還御端門肆赦天下曰



赦書日行五百里敢以赦前事言者以其罪  
罪之欲其王澤及物之速也如此今大赦每  
降天下歡呼一兩月間錢穀司存督責如舊  
桎梏老幼籍沒家產至于寬賦斂減徭役存  
恤孤貧振舉滯淹之事未嘗施行使天子及  
民之意盡成空言有負聖心損傷和氣臣請  
特降詔書今後赦書內宣布恩澤有所施行  
而三司轉運司州縣不切遵者並從違制徒  
二年斷情重者當行刺配應天僖年以前天

下又負不問有無侵欺盜用並與除放違者  
侍御史臺提點刑獄司常切覺察糾劾無令  
壅遏臣又聞易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故  
有巡狩之禮不可復行民隱無窮天聽甚  
遠臣請降詔中書今後每遇南郊赦後精選  
臣寮往諸路安撫察官吏能否求百姓疾苦  
使赦書中所及民事一一施行天下百姓莫  
不幸甚十日重命令臣聞書曰謹乃出令令  
出惟行准律文諸被制書有所施行而違者



徒二年失錯者杖一百又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十五疋絞蓋先王重其法令使無敢動搖將以行天下之政也今觀國家每降宣敕條貫煩而無信輕而弗稟上失其威下受其弊蓋由朝廷采百官起請率爾頒行既昧經常即時更改此煩而無信之驗矣又海行條貫雖是故違皆從失坐全乖律意致壞大法此輕而弗稟之甚矣臣請特降詔書今後百官起請條貫令中書樞密看詳會議

必可經久方得施行如事干刑名者更於審刑大理寺局明會法律官負參詳起請之詞刪去繁冗裁為制敕然後頒行天下必期遵守其衝改條貫並令繳納免致錯亂誤有施行仍別降敕命今後逐處當職官吏親被制書及到聽後所受條貫敢故違者不以海行並從違制徒二年未到職已前所降條貫失於檢用情非故違者並從本條錯斷科杖一百餘人犯海行條貫不指定違制刑名者



從失坐若條貫差失於事有害逐處長吏別見機會須至便宜而行者並須具緣由聞奏委中書樞密院詳察如合理道即與放罪仍便相度別從更改慶曆三年九月上時為參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札使疏于前仲淹富弼皆皇恐避席退而列上此奏時上方信嚮仲淹等獨府兵輔臣共以不可書畫一次第頒下其說當著為令者皆以認

答詔條畫時務

曾公亮

臣今月十六日面奉

御札曰朕承

祖宗

大業賴文武良臣夙夜兢兢期底於治間者西郵禦備天下驛騷趣募穴兵急調軍食雖常賦有增而經用不給累歲于茲公私匱乏加以承平寢久仕進多門人浮政濫負多關少滋長奔競糜費廩祿又牧守之職以惠紘吾民而罕聞奏最將帥之任以威伏四夷而艱於稱職豈制度未立不能變通於時邪豈簡擢靡臻不能勸勵于下邪西北多故虜態難常獻奇譎空言者多陳悠久實効者少備



豫不虞理當先物朕思濟此急務罔知所從  
以卿碩望故茲訪逮躬佇條畫臣才識淺陋  
仰膺 聖問謹昧死條對上進

一伏覩詔書謂間者西陲禦備天下驛騷  
趣募穴兵急調軍食雖常賦有增而經  
用不給累歲于茲公私匱乏此實方今  
之先務也臣切謂 國家經用不給者  
非有他焉由穴兵之所耗食也 朝廷  
所以未能斥減者豈不爲沿邊三路尚

須屯戍疆塞廣袤用之尤且不足乎  
計今疆塞未多於建隆開寶之年是時  
外捍夷狄內有河東西蜀江南嶺南之  
戍而所蓄禁兵止十二萬而已至乾德  
中兩川江嶺已平則又減二萬 太宗  
盡有天下所添之兵纔三十餘萬  
眞宗初年亦止三十八萬至乾興中始  
及八十餘萬以此知兵少則訓習齊一  
所向無敵兵多則雜冗難齊所施寡效



其理甚明也今乃自慶曆以來既廣招募又升廂軍爲禁軍凡總一百餘萬然而用之罕聞成功者非獨將佐之不武由所用之卒不精尔不精之由無他在乎多而不得齊一也而况廣費廩給竭天下之財力可不深慮乎臣以謂事已久定非可旦暮措置須用數年圖之可籍見兵之數專委信臣精加選擇取力伉健軼羣超等一夫可以敵二三者別

爲部伍俾如太宗及真宗初年三十八萬之數改立名額練爲精卒付於善將後有亡逸亦用此格招填使之捍邊是用精良之少而代疲冗之多安得不足也而况二宗之制未遠哉其餘疲軟老耄則散屯東南闕兵之郡就食賤穀有亡逸者更不招補數年之內十必減四十年之內必可消弭不唯減天下之蠹耗實亦得精兵以爲用也方今



二虜衰弱兵械休息朝廷不速圖之則  
臣恐小有水旱糧餉微梗則陛下焦  
心旰食於上矣圖之實宜早焉若舍此  
爲計是皆迂論臣又切聞宣毅兵久爲  
東南之弊料上封者言之多矣况南方  
小郡有舉城無二三千戶者乃置禁兵  
數百坐食膏血官不得人往往爲患自  
昔祖宗之制東南諸州唯送遣廂軍  
屯駐至於藩鎮則量加禁兵駐泊以爲

旁郡式過行之甚久頗適事要止從慶  
曆之初創置此兵今諸路轉運供億艱  
苦遠郡官吏憚於統制臣以謂除京東  
西路外其餘諸路悉可罷廢揀入別軍  
其老弱者令入本城役作唯一路藩鎮  
許揀留千人依舊教閱以鎮遏旁郡此  
又減費弭患之一端也臣仍願自今置  
廢興作須樞臣熟議毋得不問財賦而  
專有添創如慶曆初年之失臣伏聞



祖宗舊制三司每季供糧草文帳一本  
赴樞密院夫樞密不主財賦而使供帳  
者是欲置廢兵馬常使與芻糧照對也  
往歲樞臣不練事體稱糧草本屬中書  
密院供帳久爲閑冗乞自今罷之則知  
樞密總兵自來罕問糧草之有無如此  
謀國豈天下取安之計也今 聖慮軫  
及中外大幸願 陛下畢舉而行之使  
太平可致也

一伏覩詔書謂承平寢久仕進多門人浮  
政濫負多闕少滋長奔競糜費廩祿此  
誠方今之大患也臣不敢遠引前代請  
以唐制明之正觀中太宗平定天下創  
立法度是時文武定負唯六百四十三  
負天下不爲不治法度不聞不立也至  
永徽神龍中方內已寧朝綱已備高宗  
不能遵守太宗之業遂容濫官於負之  
外既置負外負外之上又置同正及武



后亂政又增置員外官二千餘員是時  
朝廷益多事綱紀益隳壞官之繁簡蓋  
利害明矣臣且聞景祐中審官三班流  
內銓吏員之數已多於祥符景德之日  
今則比方景祐中又多一倍臣嘗原之  
蓋由寶元以來陝西用兵或獻方略或  
陳武伎或因邊臣薦引自經略部管已  
下每出並奏命有司胥吏諸班人擢授  
管部或以微勞錄用擢軍班之材勇

開進納之恩限所以三班餘曹官倍景  
祐之數也又如崇班已上謂之內朝臣  
祖宗所置本無數年磨勘之制多因功  
績乃與遷轉止因朝廷宰相寡謀啓  
此僥倖諸司使額遂爲殺雜也故臣之  
冗基自京官按真宗朝銓司磨勘選  
人每甲止見一員一月不過三四甲亦  
無逐甲皆轉是一月之內轉是官者一  
二而已率皆考任已多績狀可取始被



此選近歲每間日見磨勘選人一員二  
年已來改爲數日一見每見五員盡得  
改轉甫及三載又升朝序故審官負闕  
漸見不足差擬此審官三班銓曹之蠹  
根也夫古之職官則今之差遣職任是  
也皆居有曹局局有負數固不可得而  
多也 陛下若欲鑒累世之失大有改  
爲臣請自三省官及橫行諸使已下並  
按舊典議定負數如御史臺官是也於

舊員之外量數加置以備出使負額之  
外一不許置有勞當擢者但容遇闕先  
補唯軍功重任始得越此遷轉立制旣  
定雖有近倖僥踰亦無由進矣 陛下  
若重於改作但薄欲懲創則臣請自今  
應進納人直除七品上佐官不令莅事  
廢方略之舉臣寮保薦弟姪者他日犯  
罪始同罪舉官之例諸司禁補額外正  
名大臣不得奏任門客常從限邊臣之



薦引汰賞功之泛濫每歲經學之選素  
未精核不通義理止誦空文施於政事  
實非有益請用慶曆四年張方平等重  
定貢舉條約則濫進者少矣諸司人吏  
在地司司農糧料兵部之類本無異勞  
而例得選資減選請一切罷之則選限  
有常矣如此則入流之路稍隘也至若  
銓司引見之式樞密三班磨勘之例  
祖宗舊制可以復行如此則朝行之內

亦不數年負闕可以相當矣其或普加  
澄汰廣欲去留奪其見官恐未可亟行  
於茲日也唯此末議庶幾無損

一伏覩詔旨謂牧守之職以惠綏吾民而  
罕聞奏最臣伏思之由選之不精遇之  
不重勸之不至而使然也何以言之今  
審官差擇知州無問賢拙但考深資至  
則授焉故弛慢者有之耄老者有之病  
廢者有之姦賊者有之此選之不精者



也又如朝廷重內輕外寢成風體遂使  
縉紳之流稀肯以州任爲貴夫州郡古  
二千石之職也今雖自京府推官而往  
亦視爲左遷凡臺閣不勝其任則授郡  
以遣去故能臣幹吏多在錢穀刑獄之  
任以仕不脫知州爲恥此遇之不重者  
也及其居官爲政苟有善狀上不過提  
刑轉運一發薦啓幸 朝廷用之則止  
於付審官記姓名而已卒未聞政有善

譽而朝廷一加遷拜此勸之不至者也  
古者天子擇宰相宰相擇羣吏臣請自  
今審官擇知州皆引詣中書詢察然後  
擬奏昔兩漢時郡守乃與九卿令僕迭  
相出入其政理尤異至有置拜三公者  
今願峻其等威如漢故事使雜流不得  
妄入則賢者樂居其職矣商書曰德懋  
懋官功懋懋賞雖堯舜三代羣臣猶須  
官賞以勸立德功而况今人哉臣請別



立典州考課之等委監司采察三考有善政者則陞其官資兩任有善政者則陞其任使顯無狀者則罷黜之庶幾可以副陛下憂民之意也

一伏覩詔旨將帥之任所以威服四夷而罕聞稱職臣嘗觀太祖太宗之時征伐海內建威定亂成太平於十九年之中將帥得人固可知矣唯自咸平已來真宗嘗與陳堯叟馬知節共論將

帥之難得至于今日陛下復以將不稱職爲憂豈天下之人獨生才哲於建隆興國之間而咸平以來迨今五十餘年絕然無一臣之能繼乎是必不然也臣慮選之未得其要或用之不盡其才尔軍志曰三試然後授事是欲先視其才實然後任之以事昔趙奢與子括論兵奢不能屈退而歎曰兵危事也括易言之用之必敗李靖爲將似不能言則



知將之才能其難知也如此臣昨見陝西用人固未聞朝廷有試以實效者如趙珣因上圖說便委萬兵之任卒至於敗臣所以慮選之未得其要者皆此類也其次雖得善將而任之不盡其才何哉恭以 太祖 太宗之朝軍政已講廟堂之宰練知兵體故帥臣之進一言畫一計利病用捨雖從中覆及其畫奏報下無不適其事機將之有材可以竭

盡矣咸平而後守文偃革大臣當柄者罕歷邊務故帥臣進一言畫一計尚如祖宗之時利病用舍悉從中覆及其畫奏報下苟一事不適機要則將有不得盡其才慮者矣望其立功何可得哉故咸平迄今乏善將者其弊未必不由此也孫子曰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者謂之軍惑不其信哉方今二邊不警朝廷得以講備臣請自今擇將未加



遷擢必先試以行陣疆場之事所試有  
效至于三四始與顯官厚祿以重其任  
然後委其命而勿制用其言而勿疑此  
孫子所謂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是也  
一伏覩詔旨謂西北多故虜態難常獻竒  
譎空言者多陳悠久實效者少備豫不  
虞理當先物此蓋 陛下得安不忘危  
有備無患之深旨也臣伏思 朝廷北  
有契丹西有拓跋二邊講備爲日久矣

今北虜之勢累年孱弱向欲報仇夏臺  
猶不能舉矧肯捨歲入之厚利而輕犯  
中國也雖雖豺豕之性難以保信料勢  
利束之當不能動也况今大河之北重  
兵列戍已有藩籬之固矣西夏新有巨  
釁君少國疑料其衆心猶懼大國之見  
絕豈遑自出爲盜也四路見兵備之有  
餘矣臣以謂 朝廷方今之慮不在二  
虜而在山東河北之地刀鋸之慘人心



高危小有冰旱姦兇必乘爲寇宜常得  
要官才吏以分鎮要州庶幾可以消患  
於未萌也

右臣祇奉 聖問條對如右識慮暗淺塵冒

天聽慶曆八年三月

上時知制誥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四百十七

完



凡小國軍兵必集於宗室  
要官才吏以分鎮要州庶幾可以清息  
於不萌也

右臣等奉 聖問條對如右誠慮暗後歷月  
天運隆濟如 輯誌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四百十七



